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参评推荐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题 | | | 献给南极的歌 | | 体裁 | 报告文学 |
| 字数 | 3604 |
| 作者 | | | 赵晓妮 张艺博 | 编辑 | 丁继武 苗艳丽 冉瑞奎 | |
| 原创单位 | | | 中国气象报社 | 刊载单位 | 中国气象报社 | |
| 刊发版面名称及版次 | | | 讲述 四版 | 发表日期 | 2023年6月12日 | |
| ︵  作采  品编  简过  介程  ︶ | | 2024年是我国极地考察40周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一代代极地工作者拼搏奉献取得了丰硕成果。就在2023年，我国极地科考完成一场壮举——首次实现了同一次内陆考察完成中山站-冰穹A断面所有站点考察，也创造了我国内陆考察历史上的单次内陆冰盖考察76天的最长时间纪录。中国气象报始终密切关注极地科考，当勇者归来，迅速对参加科考的气象科研工作者进行深入采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第一视角展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冰雪旅程。作品兼顾微观与宏观表达，既捕捉到实在而丰富的细节让人如临现场，又从一位科考队员、一队科考人关照到几十年来中国极地探索勇毅前行的历程；兼具科研成果与科考精神表达，既展示了具体的科考工作和成果，体现科技自立自强，又注重对科考人员精神风貌的刻画，诠释了我国极地工作者胸怀“国之大者”和家国精神的内核；作品虚实结合得当，文笔平实生动，情感细腻动人。 | | | | |
| 社  会  效  果 | | 作品聚焦南极科考重大主题，深度挖掘科考故事，通过中国气象报、中国气象新闻网及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和新媒体等全媒体立体传播，获得十余万关注。作品深度挖掘科考人员的故事，在行业内树立了优秀典型，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凸显了媒体的正向舆论引导、主流价值传播的能力。 | | | | |
| ︵  初推  评荐  评理  语由  ︶ | 作品站位高远且主题突出，立足南极科学考察的伟大事业，深挖气象行业特色和气象工作者岗位职责，体现了我国极地科考的全球贡献以及科考人员勇斗极寒的事迹和精神，与国家主旋律同频共振。同时，作品采访深入，表达流畅细腻，具有精品意识。  签名：  （盖单位公章） | | | | | |

献给南极的歌

讲述者/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工程师、中国第39次南极内陆考察队优秀队员 田彪

撰文/赵晓妮 张艺博

泰山昆仑都在前头，等咱们好久

那些生死相伴最美的旅途

像极昼太阳在天空中永远发光

——2023年1月3日，田彪写于南极昆仑站

6月5日，北京，夏日太阳变得火热。下午，田彪和同事抓紧时间讨论了第三届中国极地青年论坛筹备情况。6月13日论坛就要召开，届时会邀请不少极地专家前来。

前不久，田彪完成中国第39次南极考察任务返回北京。在南极长得很长的头发，本来不舍得剪，一直扎成小辫儿，“感觉跟了我一路，又挡风又遮雪的。”他说，“这一趟，对头发都有感情了。”直到“五一”假期后，妻子说，每天早上扎辫子也挺麻烦的，剪了吧。田彪这才把长发剪掉。

此时，南极正在进入极夜，太阳始终盘旋在地平线上的日子逐渐远去。“现在想想甚至有种不真实的感觉。”田彪和科考伙伴聊起，对方也说：“彪哥，感觉像做了场梦一样。”

这当然不是梦，而是一场壮举：2022年12月12日至2023年2月25日，我国首次实现了同一次内陆考察完成中山站-冰穹A断面所有站点（中山站出发基地、泰山站、昆仑站、格罗夫山）考察，同时也创造了我国内陆考察历史上的单次内陆冰盖考察时间最长纪录——76天。

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的田彪，是此次任务16名队员中唯一一名气象工作者。今天，我们来听听他在南极大陆疾行3570千米中发生的故事。

**一路向南**

这是我第二次去南极。

我读研的方向就是极地大气环境，可能有人觉得极地气象研究比较冷门，实际上虽然我们国家极地考察较西方国家起步晚，但自1984年中国人建起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卞林根等4位前辈就参加了长城站科考。从1996年起，气象科考开始“进军”南极内陆。2014年和2017年，我国相继建成南极泰山气象站和南极昆仑气象站，已经拥有在全南极进行超低温自动气象观测的能力。现在，中国在南极冰盖上已有24个气象观测站运行，数量仅次于美国。

我去过珠峰和北极，还参加了第35次南极考察，但那次没有进入南极内陆。在第39次南极考察中，气象部门第一次得到一个去内陆考察的名额，本来我们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所长丁明虎要去，我是备选。后来他有事去不了，我就获得了这次宝贵机会。

参加第35次科考时，我家人非常支持。但南极毕竟被称为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地方，这次又要去内陆，我妈不是很乐意，我爸也没说支持，我媳妇儿很理解，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积极争取。

2022年10月31日，我在朋友圈发了“明日启航，明年再见~”就乘上“雪龙”号，从上海浦东码头出发，一路奔向南极大陆。

**11张合影：我和气象站**

2022年12月12日正式出发，这次南极内陆科考要一次性执行昆仑站、泰山站和格罗夫山3个区域考察任务，对于我国来说是第一次。因为南极科考窗口期非常短，历次内陆考察时间均未超过80天，这对考察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有任务时间都要卡紧，白天12小时急行军、晚上扎营摸爬滚打工作，是正常的状态。

我们有16名队员，我是4名科研人员之一。这次的气象任务主要有两个：对于东南极冰气相互作用观测与模拟研究任务和南极内陆大气本底观测技术试验。

实际上，这两个任务要拆解成大量非常细的工作，比如沿途每隔约100千米有一个气象站，需要对其标校观测；需要新架设三个自动气象站；沿途用无人机获取资料；施放探空气球；每隔300千米进行大气采样，等等。

在南极，几乎每一件事的完成难度都会加倍。南极的天气状况非常糟糕，去程基本是爬坡，我们拖着物资每天只能前进七八十千米。一般是早上8点拔营，晚上8点扎营。每天扎营后，简单吃一点饭，我就开展观测和试验，需要从零开始一件一件搭设备做试验，第二天早上要提前两个小时把装备全部“归零”收拾好，不耽误大部队出发。

这绝对是对我心理的考验。在暴风雪中，这个过程就像搭建、拆除大型乐高，建起来、“咔”地全部打散，每天都重复，其实挺崩溃的。有时候雪橇被雪盖住了，甚至不知道装备在哪个箱子里，得先铲雪找设备才能开工。后来，我干脆把所需设备拿到床上，白天用被子裹好捆扎。所以，在内陆考察队，我的床可能是最乱的。

但是，也有骄傲时刻。一路上，前辈建起的气象站，是内陆考察队行驶途中的“活地标”。因为我们这么多气象站均在坚持运行着。

我知道这些气象站，都是前辈一点一点向前推进建设的。我知道它们由谁建设，我还认识一些建设者，比如丁明虎所长就是其中之一。

我很荣幸成为一名新的建设者，这也离不开队友的帮助。1月22日，在搭建Panda700超低温自动气象站时，全队一半多的人过来帮我，雪坑里都站不下了。那晚风很大，几个人干了一会儿手就感觉要冻僵了，但都坚持到凌晨建完气象站。那天我是戴着雪镜含着泪建站的。

我跟路途中的每一个气象站合影，并力所能及维护我能维护的。这11张合影，不了解的人可能觉得有点搞笑：每张看起来都差不多，冰天雪地里，一个小小气象站，还有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但对我来说，我能认出每一个气象站，记得我与它们的故事。希望它们能一直坚持下去。

**新年第一天“昆仑升旗手”**

中国南极站点选址非常有代表性——冰穹A是南极冰盖的最高点，海拔4100米，下面冰层厚度可达3000多米，冬季气温经常低于零下80摄氏度，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中国在此区域建设了昆仑站。

2022年12月29日，内陆科考第19天，我们抵达昆仑站。

很多人想不到，虽然路途中都是狂风，但冰穹A位于冰盖最高点，反而由于盛行下沉气流，风并不大。这是个真正的冰雪世界，太阳在地平线上盘旋，一切显得平静而纯粹。

这里有个传统，每个到达的科考队都会举行一场升旗仪式。我们刚好赶在元旦前后，便定好2023年1月1日新年那天举行仪式。每个人都想获得当升旗手的机会。

升旗前一天下午，队长姚旭检查发现国旗杆旗绳已经风化粉碎，需要更换新绳子，他喊我：“大熊（队长给我起的外号），走，带你坐电梯。”

我说：“坐啥电梯？”

其实是用南极重型雪地车把我吊起来，升到旗杆顶处，把绳子挂上。

我说：“坐电梯可以，明天升旗，我想当升旗手。”

姚队说：“行，让你当！”

2023年1月1日，我做升旗手，队友曾应根申请做护旗手。现场没有准备国歌音频，也没有音响，我们就一起唱国歌。我先大声领唱，大家也跟着开始唱，节奏有快有慢，但是现场很感人。

这次，我特意带了一个红色探空气球，升旗以后，大家写下了祈福的话，全队一起放飞了这只气球。我写的话很简单，祝愿父母和妻子身体健康。

这天，我们还拍摄了76天行程里唯一一张16人都在的“全家福”。因为一路上项目任务很多，涉及大气、天文、冰川相关科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往返均需要沿途搭建、修理维护诸多设备，聚齐的机会并不多。

**在南极写下第二首歌**

我们在昆仑站忙活了两周多，1月17日踏上回程。途中，我和另外5名队员按照计划前往格罗夫山地区。

之前已经一路领略到南极内陆天气的变化无常，白化天暴风雪肆虐。在茫茫世界中，只能沿着GPS导航走。如果遇到白化天加暴风雪，那就是开启地狱模式，出舱门都是生存挑战。到格罗夫山区域的路比我想的危险得多，必须要经过密集的动力裂隙区。我们6人小队开两辆雪地车，每辆雪地车后面拖着雪橇车。这段路程，车速要慢，但确定前方裂隙后，则需要开足马力，飞跃过去。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1月28日，我们遇到两个巨大的冰裂隙，宽度最多达到两米。姚队参加过十余次南极考察，经验丰富，耐压力很强。他先开第一辆车挂着雪橇车“飞过去”，然后把雪橇车解开，再“飞回来”，铲出一个雪坡，再带第二趟车“飞过去”。

虽然在格罗夫山地区，我们六人生活很艰辛，没有厨师，没有厕所舱，取水则需要凿取蓝冰融化，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工作到2月8日。在这期间，我还完成格罗夫山气象新站的搭建工作，与国内联系后，确认气象站数据回传。

不过，格罗夫山地区的天气越来越差，暴风雪要来了。2月8日的工作持续到9日凌晨4点，结束工作我们必须立刻拔营。9日夜里12点左右，我们6人终于与大部队胜利会师。所有队员都在营区460千米处等着我们，大家热泪盈眶，相互拥抱，甚至感动到不敢看队友的眼睛，怕控制不住情绪。

暴风雪越来越猛烈，天气变得晦暗，短暂的窗口期很快就要结束了，2月25日，我们回到中山站，完成了长达76天的内陆考察。

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出发时，我带了47个箱子差不多3吨重的气象物资。我新架设了3个自动气象站，对已有气象站完成标校，执行无人机作业20多次，放了12次探空气球，采集了大量积雪与大气样品。

出发时，我90公斤，这一趟瘦了15公斤，头发和胡子都变长了，同事见了我说，彪哥成野人了。

极昼将要结束，2月28日，离开南极前，我在中山站第一次看到绚丽的极光，那美丽让人难忘。

我很喜欢音乐，参加第35次科考的时候，曾写过一首《献给南极的歌》。我们在回来的聚会上全队合唱过，还一起录了视频。

其实，在昆仑站，我又写了在南极的第二首歌《我的内陆兄弟》，我将它写在第39次南极内陆考察队昆仑站纪念路标牌上，怀念16个兄弟在南极度过的这76天。这首歌还没有唱过，希望昆仑站每一缕轻风的吹拂，都似我在为你轻声歌唱。